

现实 荒诞

怎样的阴差阳错,使下岗工人董丹摇身变为记者招待会上的“贵宾”?置身于每一场宴会,董丹惊叹:爱鸟协会可以大啖孔雀宴;付不出工资的老板可以尽享女体盛;工厂为了私利竟用头发做酱油……在吃香喝辣、酒色艳情之余,隐藏在美食、美女背后的社会真相触动了他的真情。当董丹开始尝试着把真实的事实公布出来时,事情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

老艺术家陈洋破坏了孔雀宴

他俩一同从接待人员面前走过时,董丹假装专心听陈大师讲话,没空注意她伸着手跟他要什么。陈洋来到讲台麦克风正前方的一张桌子前坐下。他指指身旁的椅子,要董丹坐在他身边。

开胃菜上来了,董丹觉得眼生。他正要拿起筷子,却见老画家对这菜漠不关心,好像有比吃更重要的事让他心不在焉。董丹只好悄悄放下筷子。

今天第一道热菜,是用乳鸽的鸽胸肉末混合豆腐泥做成的小丸子,上头还撒了新鲜的绿青葱末。董丹吃得很过瘾。

“你眼光不错啊。”他边说边朝董丹靠过去,“对这种玩意儿,你的趣味没法容忍。”他扬起下巴指指那女孩。

董丹的嘴里还满是美味,他心里想的是这肉丸子的滋味太好了,要想完全品尝出精髓,等下肚后还得慢慢回味。

“你看那群色迷迷的男人,轻易地就被这样的女孩给迷倒了……这就是为什么冒出这么多女作家啦,少女画家啦……这个社会变态了,色欲横流,恨不得把她们生吞活剥……”

看见那个女接待员拿着信封口袋正朝他们走来,董丹急忙掏出了又聋又哑的麦克风和录音机,把它们放在艺术家的面前,希望她经过桌子旁边时,自动把钱留下,别打扰他们的“采访”。可她就等在那儿,讨好地微笑着,看着艺术家说得慷慨激昂,嘴角堆满了口水泡沫。

“干吗?”陈洋不耐烦地停下来。

她忙跟他说对不起,并把信封交给董丹,轻声细语地说道:“这有点儿小意思,感谢你跑一趟。”

董丹不做声,点点头表示谢意。“对不起,打扰到你们了。”但她还是不走。“没关系。”董丹说道。“我们这儿正访谈呢……”陈洋挥挥手,表示要她离开。“陈大师,对不起,就打扰一小会儿。能不能看看你的身份证?要怪只能怪这项新政策,害我们多出了许多事来。”

董丹说他忘带身份证了。接待人员朝着陈洋不好意思地笑笑,转身临走前,她的长发扫过董丹,同时告诉他,待会儿会给他打电话索取他的身份证号码。

总共上了七道菜,每一道的食材几乎都是难得的山林野味。根据董丹的经验,最后应该有一道出人意料的大菜作为今晚的高潮。

一队侍者端着椭圆形巨大的盘子出场了。

“真的是孔雀吗?”席间一位客人轻声地问。“敢不是真的!哪怕今天只有一只真孔雀,他们也会放在咱们陈大师的桌上。”另外一位说道,并朝着面无表情的艺术家谄媚地笑着。

董丹果然闻到一股有别于鸡类的特别香气。侍者的刀落向那只鸟时,每个人的筷子都跃跃欲试。但就在这个时候,桌子翻了。那只鸟滑过桌面落在了女主人的膝头。那女人高声尖叫着跳了起来,她的脸上沾满了肉汤的斑点,一大片褐色肉汁在她白色裙装的前襟呈星形绽开。

“岂有此理!”陈洋说道。他站得笔直,一只手抓着桌子的边缘,脸因为愤怒以及用力过猛而扭曲。

董丹这才知道刚才的“地震”是陈洋导致的。

“你们吃得下去?吃这么美丽的鸟?”艺术家指着那只跌得稀烂的鸟,“你们不觉得羞愧吗?”

女东道主浑身带着炸弹开花般的肉汁跑到陈洋面前,试图挡住他。

“对不起,陈大师,请留步……”

陈洋转过身面对在场的其他人:“吃啊,接着吃啊。用你们的嘴,你们的胃继续发扬中华文化。还真得谢谢你们这帮人,我们如此悠久的中华文化毕竟一样没被毁掉——吃。”

董丹这才体会出来,在陈洋的画作里看到的那一股能量是来自愤怒。一连几个小时,董丹都在想那个古怪的老艺术家和被破坏的孔雀宴。第二天大早,他跑到报摊上,找遍了所有大报的艺术版。没有任何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。

进入会场前先得得到登记处报到。登记处的长桌两端各放了一盆豪华的插花盆景。就在他熟练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时,赫然看见在他之前的一个人搁下的名片,格式竟和他以前的名片一模一样,甚至名片上的公司就是他董丹一手编造,如今已经关门大吉的那家网络媒体。他立刻从入口处撤退,他得先弄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。显然有另外一种宴会虫如法炮制他董丹混吃混喝的方法,吃到他董丹的地盘上来了。

董丹混过去,问登记处一位染了黄色头发的女孩,是不是可以请她指出来刚刚是哪位留下的那张名片。对不起,她忙得分不开身。她伸出手跟他要身份证。他早已经把名片重新印过,所以现在名片上的名字和他的身份证是一致的。董丹不懂其中的危险性,任何人若对他的身份有怀疑,不消几分钟就会根据他的身份证在电脑上搞清楚他是谁。



名人 有约

从恶童出世,到不羁少年,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;从维系四年的初恋,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,再到父母之恩、为子之孝,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;从当年一脚“狗屎运”踏入央视,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,再到《幸运52》的从天而降,《非常6+1》《梦想中国》《咏乐汇》的异军突起。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、感悟、感恩,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,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。

爱情须保鲜,自备保鲜膜

很多人说,孩子是婚姻的第三者,所以我们抵制了10年。但事实上,我发现女儿的出生并不能冲淡我们之间的情感维系。现在我们是三个人,彼此相爱,不分孰重孰轻。

有时候我犯了错误,哈文使劲儿戳我脑门儿:“你呀你呀,你跟女儿就像我的两个孩子!”令我自尊心备受打击。但内心深处,我又是充满感激的。一个女人,能把我当成孩子来爱,我还奢求什么?唯有想靠近。

在她面前我是个挺调皮的坏小子,经常穿得花花绿绿晃到她办公室里去。她一抬头:“哟,今儿用的什么香水?”组里同事都知道,李咏来了有两个标志,一是楼道里弥漫着香水味儿,二是哈文办公室里传来她肆无忌惮的笑声。

但吊儿郎当之外,我首先是个好老公。当老婆和女儿起了冲突,我护着老婆,训孩子。这中间当然有“红脸白脸”的策略,但也有一个很根本的想法。女儿还小,她还会有很多人生的体验,受点儿委屈算什么?应该叫“挫折教育”!可老婆就一个,跟我20年了,委屈谁,也不能委屈她呀。

有一次我和哈文在外面吃饭,直接就冲过一个女的来坐我对面,深情款款道:“你还爱我吗?你抛弃我了?”有道是身正不怕影子斜,我第一反应就是“快叫保安!”我就是要做给我老婆看,你放心,我不是这样的人。而我们之间当然也有着百分之百的信任。当年我们租房住的时候,邻居只要看见哈文买一摞比萨饼回来,就知道她又要出差了。因为我是一个宅男,我可以连续一个月不出家门,因为老不出门,我的跑车电瓶都放坏了。

我们也有七年之痒吗?结婚七年,我们聊起了这个话题。然后背过身,一人写一个小纸条,数“一、二、三”,同时亮出答案。答案一模一样:“痒。”既然痒,该怎么挠?我们俩分头行动,各自挠各自的,行不行?行。而且有的是机会。那么爱情不再维系,我们的相爱只是空白一场。这样的结局,我们不愿意。

我们商量出一个止痒的方案:各自买套新睡衣,天麻黑的时候把商标剪了换上,溜上床,背靠背一躺。我就当身后躺的是别人家老婆,虽然回手一摸,跟我老婆一样胖。咱精神上过过瘾,行吗?只是我正闭目陶醉于无边遐想,耳边突然传来“劈头士”的怒喝:“走什么神儿呢?是不是又想哈文呢?不许想!”

我属于出国旅游不用调时差的那种人,作息诡异,昼伏夜出。所以,和老婆经常见不着面。她睡了,我还在工作,我睡了,她该起床上班了。

于是我们养成了互相留条的习惯。一天夜里,我为了一桩工作的事儿头疼,溜达出来逃避一下。路过卧室,听见一阵甜蜜的鼾声,伸头一看,哈文睡得这叫香。给我羡慕的啊,当即提笔赋诗两句:“屋内有被窝热,屋外奋笔疾书苦。”又附一行小字:请将表对至12点。

这是让她起床以后帮我调闹钟,免得我一觉睡到天黑。我自己不是不能调,但是多少年来习惯了,不信闹钟信老婆,不信自己信老婆。去外地出差,酒店叫早服务我都信不过,永远把手机放在枕边,老婆电话来了,我就该起了。

中午起床,发现还是那张纸上,哈文给我来了两句回赠:“床上自有逍遥客,班中却是忙碌人。”那意思是现在您消停了,我出去挣钱,您还有啥不平衡的?

商战 风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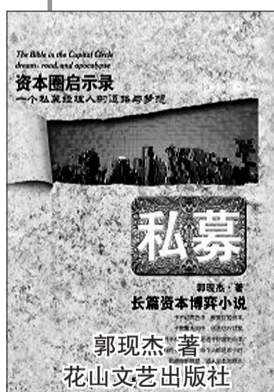
数年前,在一次股市的多、空之战中,以赵云狄、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金鼎投资,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,达成锁仓协议分食利益。孰料,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——鑫利投资背信弃义,导致金鼎投资惨败。以至于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,林康远走海外。数年后,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——鹏达投资。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时,暗中积蓄力量,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……

王雨农初识林蕴涵

梁小婉一阵眩晕,用力地揉着太阳穴,习惯性的偏头痛又侵袭了她。最后,她还是无奈地拨通了表弟的电话:“小强,是我。”“姐,这么早,有什么事儿?”此时正是凌晨4点。“小强,你手里还有钱没有?”梁小婉不好意思再向表弟借钱了,林康出国时借的钱,她还没有还上。

现在表弟刚结婚,手里正紧——但是她不向表弟借,又向谁去借?“念康得病了,正躺在医院里——”“姐,在哪个医院?用多少钱?”小强听后立刻爬了起来。梁小婉告诉了他医院名字和地址。小强说:“我马上过去。”小强媳妇在被窝里睡得正香,嘟囔道:“才几点呀,你要去哪儿呀?”“念康病了,正在医院。上次我给你的工资呢,给我吧,表姐正等着用。”“她用,我们就用呀,快过年了,你还说要给我买件皮衣呢。”“都什么时候了,你还说这样的话。快拿来,表姐正急着用钱。”小强媳妇见小强急了,嘴一努,说:“最下边的抽屉里,自己拿。”说完,脸朝里不再理他。小强也顾不得这么多了,拿起钱走了出去。

也就是在这天晚上,林康给吴天佑打电话,问道:“梁小婉有消息了吗?”吴天佑是一家私人侦探公司的经理,他原是



国家某个安全部门的处长,转行后,在北京开了一家私人侦探公司。“对不起,我们没查到。”“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能查不到?难道会飞出北京不成?吴总,当初你曾经答应我,一定在春节前找到梁小婉。”“林总,我们确实仔细查了,甚至还请了派出所的朋友查了户口。现在已经找到五十多个梁小婉,我们正一个一个地排查——林总,请你再多给我们一些时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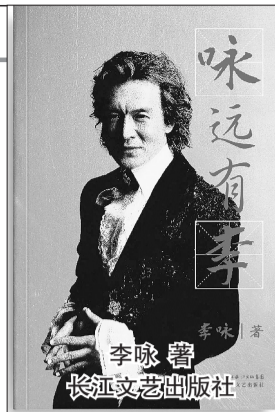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上的因缘一切皆由上天注定,谁也改变不来,谁也强求不过,就如林康聘请私人侦探寻找梁小婉的下落一事,梁小婉就住在他们的不远处,可是谁都没有发现。

2005年,中国的A股市场改革已经破冰而出,林康的鹏达私募在进入矿业和房地产后,又拿出五亿元利用半年多的时间不动声色大力抄底A股市场。

当然,谭援朝的私募也是如影随形地跟进了。只不过,此时的谭援朝已经将具体的业务全部交给了李荣,而他自己却四处募集客户资金。由于他与各界联系广泛,为人忠诚又极仗义,有着“天下第一私募”的美称,很快他就募集了七八个亿的资金。

谭援朝问李荣:“这些钱,够不够?”李荣笑道:“先凑合着用吧。”谭援朝笑着道:“你是韩信将兵,多多益善。”李荣笑道:“你不是想当私募界的刘邦吗,没有我这个韩信,你怎么建立汉帝国?”谭援朝哈哈大笑,说:“有了你李荣,我的汉帝国指日可待了。”

最近各项投资都按计划严密地推进着,在风投了房地产后,西风矿业方面的风投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吴大伟从西藏打电话说:“协议细节已经初步完成,只待你过来正式签字。”林康说道:“我后



我欣赏着她的小“狗爬字”,心想,我老婆真是很有情趣啊,这日子过的,真美。

一天,我们俩在家翻箱倒柜,找从前那些旧书信,还翻出这样一张纸条:亲爱的老婆,早上好!要知道你今天对我说的两句话,“几点回家?汤放在微波炉里怕你看不见。”对于一个已经“功成名就”的年过而立的不耐烦的男人来说,起什么作用?告诉你,就像是酒鬼见到了酒,馋猫遇到了腥。两个字“受用”。

有了疼我的老婆,有了爱我的女儿,有份腾达的事业,对我这样一个心态极度虚荣的男人是何等重要。

我庆幸,我们还保留着这么多生活的痕迹,即使在最平淡的日子里,仍能想起这么多美好的瞬间。还记得那天,我工作到深夜,到家已是凌晨,看到她的留言心里热乎乎的。走进卧室,看见她已经睡着了,轻轻打着鼾。我坐在床边摇了摇她,想跟她说话,她迷迷糊糊不肯醒来。“别闹,我困着呢。”“好好好,睡吧,睡吧。”我轻手轻脚退出去,关好房门。怀着深深的幸福感,一番大快朵颐,喝高了,最后写下了那张字条。

不怕您见笑,我作了一首打油诗,与各位像我一样准备“一条道走到黑”的中年人士共勉:

姻缘实难得,修路好处多。爱情须保鲜,自备保鲜膜。

天去西藏,去时给你打电话。”

放下电话,林康心里盘算道:“西风矿业10%的股份就会有5210万股,将近3000万元的资金额。如果此公司明年上市,按以往的经验这3000万元至少会赚3个亿,甚至更多。”想到明年公司仅仅从西风矿业上市这一项业务,账上就会浮盈这么多钱,林康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他给林蕴涵打电话,问道:“你的年假批下来了没?”林蕴涵在一家商业银行担任经济精算师。“批下来了,办公室通知我明天就可以休假。”“你不是想去西藏探险吗?那就有时间去了。”林蕴涵撅起嘴嘟囔道:“哼,你没时间陪我,我自己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?还不如腻在你身边的好。”“如果我陪你去呢?”林康笑着问。“真的假的?你那么忙,能有时间陪我去?”林蕴涵又惊喜又喜。“当然了,后天就去。”

放下电话她见好友黄雅丽正俯在那儿歪着头坏笑着望着自己,当即意识到刚才的话全被她偷听了去,脸红了起来。裴天路突然推门进来了,他已经是这家商业银行的行长了。“现在是上班时间哪,你们两个怎么没有一点纪律观念?”裴天路心情特别的好,批评她们时嘴角还带着笑意。“算了,算了,爱玩爱笑,这也代表着贵行的朝气和活力。”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笑呵呵地过来劝他。站在裴天路身后这个人,正是王雨农。他后来还贷款时,顺便给裴天路送了一个大大的红包,以慰今后办事儿时方便。

王雨农站在门外,见林蕴涵身材绰约,眉目如画,肤色胜雪,颜白如玉,再加以深蓝色职业套装勾勒出的优美曲线,更显得妩媚无比,楚楚动人,当即神魂飘荡身心俱醉。林蕴涵被他盯得大羞,红着脸低下了头。